



合意編序

朱子曰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當禮法廢壞之後能因畧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又曰禮時爲大使聖賢有禮必不一切從古之禮疑只是以古禮減殺從今世俗之禮令稍有防範節文不至太簡而已又曰如儀禮等書也不應便行得如封建諸侯柳子厚之說自是如鄉飲酒禮要天下人都行也未必能只後世太無制度若有聖賢爲之就中定其尊卑隆殺之數使人可以通行這便是禮爲之去其哇淫鄙俚

合意編序

一

之辭使之不失中和歡悅之意這便是樂由此數條觀之知朱子經理天下本萬物一體之心行紀綱條理之政必不膠柱鼓瑟拘定往迹也只就後世之法措置整理因時轉移以合先王之意如封事奏劄所言及南康漳州浙東長沙所行皆是此意便可見繼孟子命世之才之用矣子不敏學陋識淺難以語此然讀朱子遺言實有會於微衷故因合先王之意之旨畧爲五篇萬不敢云明三代法度通之當今而可行而耿耿之見素慕其萬物一體之心考其紀綱條理之政酌而行之制度皆有本原人心不殊古昔庶不泯夫明德新民體用一



原之學云爾雍正五年歲在丁未寶應朱澤澐序

合意編序

二

合意編後序

古與今無二治也惟其理之當而已後世儒者動言法古至於急切就功名之士則輒祖荀卿氏之說曰前王所行是爲律後王所行是爲制治當法後王耳由前所論迂濶而難行遲久而寡效由後所言簿書期會苟且塞責而已於古先哲王體用合一之意蔑如也豈非學失其傳而行之無其本與竇應朱止泉先生學有淵源能見其大而不畧其細務極其詳而必要諸約造詣純備卓爲醇儒不幸伏處田野未獲進用其所著書雖幸有存者亦僅若隱若顯於絕續之間若其所爲合意編

合意編後序

一

一書則天德王道之會同而深有見於古人之遺意者也當時先生門人邱照喬元臣嘗欲刊行見於照所爲校訂後記顧訪于鄉邑絕無其書則意其事或未果與國家治道昌明務進於古方以唐虞三代之化曰望諸臣民則是編也其庶幾爲一德之助也已竊聞諸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知循其法者之合乎其意則知不循其法者之不合乎意可知矣知合其意者之不必盡循其法則知循其法而不合其意者其繆益甚矣世不乏宏才通識之士神明其意推而行之固非末學小生之所敢知特借序先生作書之意與



今所以廣是書者爲當世有志治道者折衷焉道光元  
年歲在辛巳季夏丁酉叟後學姚椿謹序

合意編後序

二

合意編目

由後世輔相經筵能合先王正君論道之意

由後世薦舉能合先王師傅六官司牧之意

由後世選舉科貢能合先王學校之意

由後世田賦能合先王井田之意

由後世郡縣能合先王封建之意

合意編目

一



合意編一

寶應朱澤澐湘海甫著

由後世輔相經筵能合先王正君論道之意

治天下有本本者君心是也孟子曰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程叔子曰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觀過而不知養德朱子曰正吾之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由孟董程朱四大賢之言觀之治天下者未有不知正其心而能治天下者也然四大賢抱正君之誠立正君之訓而當時人君不能用其言行其道是以

合意編一

一

困厄終身生民不被其福而其大訓之留遺於簡冊者雖唐虞三代亦莫之能易而況後世之君臣哉由是而上溯之傳說祖己之告高宗周公召公之告成王皆此義也仲虺之告成湯太公召公之告武王皆此義也禹益皋陶之告帝舜皆此義也唐虞三代君臣不能外此義以圖治則後世君臣致治之本從可知已是故君心正則天下之事皆從之而正君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從得其正此古今一定不易之治理而所以正君心者必有其道須一一考究循先後次第之序而盡防維保護之方庶于帝王大臣之行事後世聖賢之至訓始有

合焉豈可漫無本領而從事空言也耶

一正君志

孔子曰取人以身又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程伯子曰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程叔子曰當時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今雖納嘉謨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必可信先王之治爲必可行朱子曰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

合意編一

二

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其遺風餘烈可爲後世法程按孔子程朱之論治道皆以正君志爲先朱子戊申封事論天下之大本一段其言正君心者尤明白詳盡實可遵行的是三代規模也 所謂正志者非是空言實有行程宿處卽以大學衍義言之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果能志此行此否格致之要在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其目十二果能志此行此否誠正之要在崇敬畏戒逸欲其目十一果能志此行此否修身之要在謹言行正



威儀果能志此行此否齊家之要在重妃匹嚴內治定  
國本教戚屬其目十四果能志此行此否至衍義補治  
平之要在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治國用明禮樂秩祭  
祀崇教化備規制慎刑憲嚴武備成功化果能志此行  
此否志者有所主也主乎帝王聖賢之學也志是行之  
根行是志之迹志趣稍悖乎帝王聖賢之學也便是心  
不正無行政根本也爲大臣者舍帝王聖賢之學其何  
以正君心哉

一尊賢

孔子曰尊賢則不惑又曰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

合意編一

三

尊賢也程伯子曰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  
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德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  
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  
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程叔子曰周公告  
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懼爲首從古以來未有不  
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朱子曰人君旣正其心誠  
其意於堂陛之上窳輿之間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  
剛明公正之賢以爲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  
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爲有守者隨其器能置  
之列位使之交修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又曰願

陛下清閒之燕博訪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考之于經而驗之于史會之于心以應天下之事按保傅篇周公太公召公史佚輔成王成王中立而聽朝四聖輔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此公孤之職則然夫子所謂尊賢者卽推此意而廣之程子朱子又申明其意實是人主繼治長民之要道也何古今之有異哉

一經筵延訪羣臣

周官曰論道經邦變理陰陽程叔子曰一日之內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旣罷常

台意編一

四

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若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畧不相接如是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大抵與賢士大夫處久則生愛敬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司馬溫公曰陛下宜訪羣臣講求先王之至道覽觀前世之成敗以輔益聖德緝熙大化不可但循近例以寒暑爲辭又乞延訪羣臣劄子曰竊見祖宗時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于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



得進見者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舍皆得其宜太平由此而致陛下與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僞未甚盡知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其餘羣臣進見望聖慈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聰明裨益大政朱子曰願陛下少留聖意於此遺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充擴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後知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

合意編一

五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于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跡會之于心以應天下無窮之變又曰陛下誠能深留聖意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急之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于天下之事各得其理按程叔子論經筵甚詳而溫公朱子亦力言之溫公論延訪羣臣甚詳而程子朱子亦力言之後世人君能實體行則論道經邦

之意卽在此矣

一書目 易 書 詩 周禮 儀禮 禮記 大戴

記 春秋三傳 孝經 大學 論語 中庸 孟

子 綱目 通鑑二 十一史 大學衍義 行義 補 唐鑑 貞觀

政要 周子 程伯子 程叔子 張子 朱子

經筵講讀不出經傳子史須明其脈絡得其實際乃能有悟於君心有益於治道易者經傳子史之祖也其統會也尙書者能盡道之人也其綱領也詩正風正雅商周頌周禮儀禮大小戴記卽二帝三王典謨訓誥治天下之道所以得其理也變風變雅魯頌春秋三傳惇乎

合意編一

六

二帝三王典謨訓誥治天下之道卽五子之歌西伯戡黎微子文侯之命之類所以致其亂也不有大聖大賢起而昌明之則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孰能歸於一而大其傳哉惟孔子生顏曾思孟從之刪述六經著孝經大學論語中庸孟子於前周程張朱繼之各註釋垂集於後於是經書之旨大明一章一句皆有實際實爲君致治之津梁一言一動不可離者至於綱目繼春秋大學衍義繼禮書唐鑑貞觀政要繼三傳此亦經籍脈絡所以分古今治亂所由見也積學者從而發明之以開君心以益治道其殆經筵講讀之要法哉



總說

正君之道難言矣自禹臯陳謨後伊傅繼之周召又繼之至我夫子之告哀公孟子之告齊梁之君其所以明大道而格君心者直承禹臯伊傅周召之後而更光大之惜其時之君不能用也漢唐盛時之君雖間有賢臣爲之輔佐由於不明帝王建中之道聖賢立極之本故其感格君心者不過隨事挽回雖用心甚苦用力甚勞究不免於架漏度日牽補過時而已烏能承孔孟之後哉至于有宋明道先生論王霸君道養賢諸劄子伊川先生論經筵三劄子上太皇太后疏其肫誠之心精明

合意編一

七

之識委曲詳盡之法薰陶漸磨之功實足致君子堯舜而繼禹臯以來歷聖相傳正君之心法矣若我朱子壬午庚子戊申己酉封事癸未辛丑甲寅諸奏劄惓惓于正君之志懍懍於開君之悟勉君於兢業執中之本原導君於飭身齊家之法制旣陳其讀書稽古艱辛之工夫又教以親賢遠佞直截之經理內外顯微條理畢具使孝宗寧宗能虛心受教惟言是從則禹臯歷聖相傳正君之心法施之無不效行之無不動治功可成疆理可復而惜乎其不能用也要而觀之程朱之所以正君者孔孟之道也禹臯伊傅周召之道也令後世人君讀

之而自正其身心焉則可以希堯舜可以希禹湯文武  
卽學之不至而不失爲太甲成王之令主也令後世人  
臣讀之而自正其身心以正君之身心則可以希禹臯  
可以希伊傅周召卽學之不至而不失爲太史尹伯之  
吉士也若然則三代論道經邦之遺意何不可行於今  
日哉



合意編二

由後世薦舉能合先王師傅六官司牧之意

天地生人一代之才自足供一代之用惟視在上者培養作興之何如耳三代盛時重道德則道德之儒出漢唐宋以來重功業則功業之士出或重財利則財利之人出或重詞賦則詞賦之人出以至好佞尙刑無不因其所重而應之其理其勢所固然也獨慮道德之儒千萬人中不能有一二而功利辭章佞諛刻薄之人往往而有有志於道德者必待教之有素而後成而志於功利辭章佞諛刻薄之人自窮其所好而能工遭逢晚季

合意編二

九

而欲求道德之儒而用之其亦難矣雖然無憂其難也天理之流行不息也人心之秉彝自在也未嘗求之未可謂世無其人未嘗感之未可謂人無其志亦仍視在上者培養作興之何如耳師傅之職不可缺六官之任州牧守令之選不可曠此非需之遲久也就其時之人才而擇之雖不能得大儒應時而出而成德達材之偉士必有人焉惟在上者實有好賢求士之心風動一世以道德爲本而功業文章理財治兵明刑弼教諸大政皆以無私心求當于理而行之士心既有所遵守向慕矣又循經傳所載古聖賢隨才器使之方以不違其所

長而用其所短則用當其才才宜其政治道豈有不理者哉

一道德高厚

道德高厚之儒不能常有如周程張朱固世間一見者也豈可多得哉世有其人人君念宜尊禮奉爲師保若無之當求其次者如胡安定楊龜山李延平張南軒陳北溪真西山薛文清輩亦足當之而無愧要在爲上者隆其禮數虛心訪問講論道義以輔養德性庶幾賢者可久居而無退心矣若虛心籠絡而無好賢之誠豈能虛拘哉

合意編二

十

一節才全備

士以節操爲主節操不足雖有他長無足取矣故取士先重節卽行已有恥之義也又當觀其才所謂才者非小聰小明口語捷便應事敏速之謂才本於學須是通經通史通世故人情物理如農桑救荒軍制水利學校理財用人之類通得大規模運動有條理這方是才亦不可求備只是有節操以立其本有一二件長處以致其用則可以備六官之用矣胡安定先生教門人如是國家用人亦宜如是所教卽其所用卽其所教人有成材國無廢事亦理效所必致者也



一學行兼優

學行兼優之士卽道德高厚之次者亦不能多有於其中取其上居師傅之任次者居太學及省郡學書院山長以爲士子表範卽試以待從司牧之職亦無不可要在用人者識其所宜而器使之耳此項人才亦最難識所謂學者非記誦博覽駁襍之謂所謂行者非拘謹狹小腐儒之謂學者通人物之理達古今之治實從經史透徹確有著落方是正學者爲家鄉之坊表立士民之軌範實是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方是正行有此正學正行如運舟車到手便有施行大事見大效小事見小效非空言比也若駁襍之學拘腐之行不惟無益於治而且有貽患國家之弊用人者安可無此巨識哉

一牧民

牧民之官豈易言哉士人旣司民命須有視民如子之心實實休戚相關視民事如已事視邑事如家事其於恤貧民愛孤獨重農積穀田畝肥瘠民人貧富賦稅輕重虛實徭役飛詭上下一一預講於平日至於救荒弭盜安民禮賢教士崇節孝維風化敬高年理軍政清保甲講鄉約懲奸民奸吏諸大政又須循其次第先後而審行之皆牧民者必不可缺一之事也昔黃勉齋先生

歷縣令太守其牧民之政爲諸賢最誠理學實用記云  
凱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必如是  
而後可以盡牧民之道有國家者必得如是之人而薦  
用之其於生民吏治亦庶幾乎

文王官人篇六徵一觀誠富貴者觀其禮施貧賤者觀  
其德守觀其孝慈和友觀其交友任廉考之以觀其信  
絜之以觀其知示之難以觀其勇煩之以觀其治淹之  
以利以觀其不貪監之以樂以觀其不寧喜之以物以  
觀其不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以觀其不失曲省其行  
以觀其備成二考志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志殷如深其

合意編二

三

氣寬以柔其色儉而不諂其禮先人其言後人見其所  
不足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煩亂之而志不營深道以利  
而心不移臨懾以威而氣不卑置義而不可遷臨之以  
貨色而不可營順與之弗爲喜非奪之弗爲怒沈靜而  
寡言多稽而儉貌微清而能發度察而能盡三視中心  
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  
者其聲嘶醜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好信氣中易義氣時  
舒智氣簡備勇氣壯直四觀色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  
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難懾之色誠忠必有可親  
之色誠潔必有難污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質色皓



然固以安僞色繆然亂以煩五觀隱人多隱其情節其僞以賴於物以攻其名有隱於仁質者有隱於知理者有隱於文藝者有隱於廉勇者有隱於忠孝者有隱於交友者如此者不可不察也六揆德曰非誠質者曰有仁心者曰廣知者曰慎謙良者曰順信者曰有德者曰經正者曰沈靜者曰忠孝者曰至友者曰位志者曰貪鄙者曰詐僞者曰無誠志者曰華誕者曰巧名者九用一曰平仁而有慮者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二曰慈惠而有理者使是長鄉邑而治父子三曰直慤而忠正者使是涖百官而察善惡四曰慎直而察聽者使是長

合意編二

三

民之獄訟出納詞令五曰臨事而絜正者使是守內藏而治出入六曰慎察而潔廉者使是分財臨貨主賞賜七曰好謀而知務者使是治壤地而長百工八曰接給而廣中者使是治諸侯而待賓客九曰猛毅而度斷者使是治軍事爲邊境七屬一曰國則任貴二曰鄉則任貞三曰官則任長四曰學則任師五曰族則任宗六曰家則任主七曰先則任賢

程伯子論養賢劄子曰臣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

詳定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爲輔弼爲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矣

司馬溫公乞以十科舉士劄子曰臣欲乞朝廷設十科

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

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

合意編二

古

武有官人此科亦許鈴轄以上武臣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

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

博可備顧問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

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

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情讞科有

官人其狀云臣竊見某人有何行能臣今保舉堪充某科

如蒙朝廷擢用不如所舉及犯正入已賊臣甘伏朝典

不辭

總說

自古論治道皆以得人爲先務者臯陶陳謨一曰知人



而知人之道在九德之行彰厥有常乃爲吉士四岳九  
官十二牧皆出於此夏君臣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以  
爲乃事乃牧乃準之官及商湯嚴惟丕式周文武克知  
灼見莫不以九德爲克宅由繹之準繩故三代有仁賢  
而朝野有治效也然其理精微而其言渾淪莫能推測  
以得其門路大戴文王官人篇有六徵九用七屬之法  
論語聖人教人四科兵農禮樂之具果達藝之才以及  
答諸賢問政隨才而教或遠或近或大或小之不同由  
此觀之乃知臯陶九德之目第言其要而文王官人孔  
子教人又各有條理必如是而後臯陶九德之目行之  
未仕之先與旣仕之後實有其詳且盡者也降自秦漢  
以來歷代用人徒講求法制不從道德處求人之實行  
得失互見可否相半所得者材技之士而無道德之儒  
所尚者功利之末而無根本之圖凡千數百年間不獨  
治道卑鄙而並不實心求賢無崇正學選眞賢之論其  
失唐虞三代帝王聖賢作人用人之道亦已久矣至北  
宋司馬溫公十科取士之疏深有得於文王官人九用  
七屬之法而六徵之精微未見發明雖未發明而其論  
取士也尙實不尙浮尙德不尙文尙義理節操不尙功  
利巧詐尙久大遠圖不尙淺謀近效其肫肫悵悵務崇

正學選真賢之誠宛然古大臣之遺風焉若程子養賢  
劄子則是孔門遺教作育人才立見成效繼帝王得人  
致治之大道駕後代而定萬古之法則者也知治道者  
其深體之哉



合意編三

由後世選舉科貢能合先王學校之意

夫取士之法專用鄉舉里選罷去科貢是第一義但後世之弊風俗日偷竇穴漸熟改從古法而鑽刺營求之巧無處不行卽盡用選舉其請託之熟路仍是也勦襲之通套易工也法雖更新人則依舊賢材之用豈其易得必端其本而後收其用其理固然士人役役於名利之鄙見淪肌浹髓習與性成苟不有以開道之教誨之養育之動其事親忠君吉凶同患之良心啟其禮義廉恥之堅志自力造於成德達材之實地而欲任一時之法得賢且才者以備國家之用此實難矣且其事非一日之積也明道先生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甚詳且備朱子貢舉私議亦極精核莫若兼而行之以鄉里學校選舉爲上科貢次之行程子學校之法則人敦實行朱子貢舉之議則人尙實學積之數年使士子恍然悔悟自知昔日鑽刺請託之可羞勦襲通套之極陋力加洗刷克去振奮勉勵盡其實學實行合而一之之功以自成其明體達用之器庶幾賢俊輩出等級攸分隨其高下而器使之或可合先王作人之遺意歟

合意編三

七

一選舉太學師

養賢才在於得師非博物洽聞之謂必德業充備然後能教育人材也孔孟尙矣周程張朱亦尙矣前乎周程張朱者如胡安定孫明復後乎周程張朱者如黃勉齋陳復齋林正卿潘瓜山元之金仁山許白雲明之曹澠池胡餘干諸君子其人者不拘已仕未仕有出身無出身惟以德業爲主延聘敦遣尊以禮貌優以廩給擇其德業尤至者奉爲太學之師不授以司成之官以統領之其餘分爲各齋之長亦不授以博士學錄之官以分教之其教法遵明道先生劄子伊川先生學制朱子貢舉私議又選天下秀士德行才學兼優者以德行爲主

合意編三

六

或才學有偏者亦與選數使入太學備弟子員以受諸大儒之教其數年學成者齋長呈於太學師奏獻送吏部而選用焉

一省郡學

各省郡學其選擇師長亦如太學之規蓋州縣學數甚多一時選擇可爲師者豈易皆得其人故先以郡學爲急如朱子知漳州舉黃樵仲李唐咨楊仕訓趙師慮撫潭州舉黎貢士鄭貢士之類責在郡太守極其好賢之誠禮聘之謙延請到郡或以爲郡學師或以爲齋長其教法亦如太學擇郡中秀者使受其教學成貢之太學



一州縣學

擇名儒爲州縣學之師如省郡之師之制聚子弟之秀者教以學行材能學成貢之太學

一黨遂學

擇本地之有學行材能者爲之師聚黨遂子弟之秀者教之師之賢否須州牧邑令學師時時查檢其稱職與否稱職則尊禮之否則更之學成升於省郡州縣之學如本地無人聘於鄰邑

一選舉

選舉之難行也情面交深勦襲術工仕宦之輩之所習

請託路熟鑽刺智巧好名之士之所長真正孤寒訥拙之儒雖有猷爲屈於蓬蒿而無由上達真正潛修積學之子既有志節甘於貧賤而不屑自通積弊旣深驟革匪易程子曰未聞立不得人之法誠哉是言也必賢有司留心人才精於採訪由鄉而里由里而縣陳其實據共舉其有行有才者學有守再加親試詢考方行申送上者送太學次者送郡學太學郡學察其優劣劣者卽申明某州縣選舉不實卽行降罰庶有所畏懼而不敢濫送矣此條選舉必與科貢兼行漢以前士人務實故有實行不涉虛浮漢以後士人多浮故有虛名不尙篤

實非潛心好學者難言實行也又立預教之條州縣歷任三年教育有方德才有成始行選舉或一二年亦可必實信其人足與此選乃爲當耳歷任三年外而無人者罰無疑矣取士之法以五事五倫六官爲式五事與九德是一串事取士者鄉里舉一二人有司須細細諮詢察其性情果有禮義廉恥忠信篤實中九德之二三否五倫與五事九德是一串事又察其行事果有親義序別信之行某事某事實實可據能移孝作忠否六官與五事九德五倫是一串事果於治教禮政禁止之道某項某項實實有得能了然於胸坐言起行否必歷歷有據庶可信乎其人如程伯子學校劄子所云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其大綱也循而行之條分縷晰是在司牧者有實心焉

一科貢

科貢卽明經之遺意唐以詩賦取士始重進士至宋雖改經書又成時文陋習沿及元明經書與道學判然爲二此先儒屢欲廢時文以其掩蝕聖道也時文宜廢矣而科貢不宜廢科貢取士必以經史爲則若不以經史取士所得者一班喜功利喜誇詐之徒耳何足與言治道哉朱子貢舉私議必先以德行爲主蓋德行者經史



之實事也經史者德行之實理也至於分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經義論策歷試之法一定不易諸子則以周程程張朱張陳黃之屬爲先而後及其餘其法雖立然教之在平時送入科貢場者實實選得由鄉里有司教官保舉無失德違行通經通子通史通時務之學者方許入場寧少無多寧精毋濫始可得人矣大抵科貢與選舉相爲表裏以選舉爲主而科貢輔之苟有十數人實能教育之分布天下五年七年人才倍出四海又安可操券而得之也

朱子名臣言行錄云安定胡先生患隋唐以來仕進尙

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削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尙實行後爲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疎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否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遇稱先生不問可知其爲胡公也

程伯子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曰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道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

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

一作尙

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

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



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月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大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師者使教於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郡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于學太歲論其賢者能者于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于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未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

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奸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蒞事未滿半載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皆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例惟不選以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

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爲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其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旣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瞻



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  
得士浸廣天下風俗皆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  
王之道莫尙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爲萬世行之

程叔子論學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無虛月學校禮義  
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今改試爲課更  
不考定高下只輪番召學生當面下點抹教其未至舊  
制考察行藝今不用舊考察法只于內舍推擇才學行  
藝爲衆所稱者升爲上舍上舍學行才器堪爲時用者  
長貳狀其行能聞於朝廷 置博士十人六人分講六  
經餘四人分講論語孟子講大經終者却講小經 自

合意編三

壹

元豐後太學解額五百人今欲量留一百人餘四百人  
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  
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 制尊賢堂以  
延天下道德之士學者所矜式者長貳以下尊禮之學  
錄一人專主供億無人則虛所謂道德之士不必遠引  
古者以近時言之如胡太常瑗張著作載邵推官雍輩  
所居之鄉學者不遠千里而至願識其面聞其言以爲  
楷模有如此人至於京師則長貳造門求見道學者願  
得矜式之意延請於堂中或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  
不可必其久速也不獨學者得以矜式又以見長貳爲

教不敢足諸已既上求古之人復博採今之士取善服義如恐不及乃爲教大本化人要道如此待之卽是尊禮所謂供億只是灑掃堂室供給飲膳學錄專主所貴整肅不須更立條目待賓吏師體皆相類無人則虛

今學舍除學官職事人及諸般占使外可爲五十餘齋每齋置三十臥榻 往年胡博士瑗講易常有外來請聽者多或至千數人孫殿丞復說春秋初講旬日間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後謝之立聽戶外者甚衆當時春秋之學爲之一盛 律法之意蓋本諸經先能知經乃可識律 學校所以檢束學者不可設盜賊之法

合意編三

五

況有行止乖惡一條凡言之醜者皆麗其中他犯可言者自合分立條項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畧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教之者無異道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夙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缺其爲法制之密又足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



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時務而興太平也至隋唐專以文詞取士而尙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又曰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末俗之弊如曰未暇則莫如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史子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曰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又曰今欲以詩書易爲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二戴禮爲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諸

合意編三

三

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

義各道

論則分諸子爲四科

而分年以附焉

諸子則如荀揚王韓老莊之屬及本朝諸家文字當別討論分定年數兼許於

當年史傳中出論二道

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

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通鑑爲一科時務則律歷地理爲一科通禮新儀爲一科兵法刑統勅令爲一科通典爲一科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策各二道則士無不通之經無

不習之史而皆可爲當世之用矣又曰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大明於世而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將來

朱子白鹿洞書院揭示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

博學之審問

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陳剩夫先生正教會通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 即前所載

勅諭曰爲師爲弟子者一崇正學迪正道革浮靡之習振篤實之風又曰將聖賢言語體而行之敦尚孝弟忠

信禮義廉恥之行又曰爲學工夫必主敬窮理修己治

人 程氏學制 即前所載 劉子 呂氏鄉約曰德業相勸過失

相規有善則書於籍有過及違約者亦書之 德業學

合意編三

行皆中程制 程子剝所謂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即能主敬窮理修己治人者爲上等

行次中程制 程子剝所謂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即能求以主敬窮理修己治人者爲中等

行端潔居家孝弟廉恥禮遜見善必行聞過必改 以上行實

可選者爲 以上材美可選 通明學業曉達治道 以上材美可選 能習經

書 學行無聞者 過違 惟記誦舊文務口耳之學 以上朱子勅諭

醜博鬪訟行止踰違行不恭遜造言誣毀營私太甚交

非其人遊戲怠惰動作無儀臨事不恪用度不節 以上朱子

呂約 按朱子曰每月一會集讀約畢有善者衆推之有

過者衆糾之詢其實狀於衆無異時乃書之熊氏曰此

即古者族師月吉書孝弟之遺意書其善者而勸之書



惡者而戒之人心孰不興起於善哉

一立師立師之法當如程制恐或未暇且令教官先嚴自治以體夫勅諭所謂主敬窮理修己之實知所以師表乎人之道如是則學校所學皆是道矣或曰令本處提調官及學官自悉心推訪有道德之人而延聘之自本官以下皆師尊焉有功績則歸本官如此則師道亦漸立矣蓋此卽程制之意兼取元儒虞集之說二考德立簿一冊分學行高下有爲無爲六等依呂約之法諸生進學有善者則隨等書於籍有過違者或無聞者亦書之

目俱見前呂約下

若昔所書之善今又有進卽爲今善昔

合意編三

五

所書之過今已能改則同無過則皆從今等書之至於有善又有過當除當錄亦皆有公論焉夫知弟子莫如師知人莫如其友凡有一善一過或無聞每月依朱子例會集公論明允各無異詞然後一一書錄三考文

卽今

三場

考文之法雖先儒所不取然今亦不可缺依常規

講詞作課外可歲爲四考隨其文之優劣第爲上中下三等各書於考德本姓名之下而或標榜之則勸懲益著矣或問選舉之法曰如學校考德名在上等者則許憲司考實不次貢舉蓋此等極爲難得萬中求一所謂程朱正學者也在中等者許其循次科貢在下等者朱

許所以激進之也如此則學校之教自重士習自變民風自淳雖三代可復矣 等第高下式 第一等考文

上考文中程伯淳不魁朱元晦不魁考文下程正叔報

罷假三賢以見例學行皆中程制爲考德上之上 第二等考

文上考文中考文下學行次中程制爲考德上之中

第三等考文上考文中考文下行實可選爲考德中之

上 第四等考文上考文中考文下材美可選爲考德

中之中 第五等考文上王佐狀元考文中考文下學

行無聞爲考德下之上 第六等考文上王拱辰狀元

夏竦魁考文中考文下行有過違爲考德下之中 或

合意編三

三

問選舉考德之法曰如學校考德名在上之上則選舉考文雖下亦取如此則程正叔不罷歸矣學校考德名在下之中則考文雖上亦降如此則王拱辰不元夏竦不魁矣學校考德名在下之中中之上考文雖中亦取惟中之中下之上者則專考其文然亦不得魁選如此則王佐不元矣如此則庶乎合朱子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之意矣或曰是則然矣然成法得毋變亂乎曰成法無一毫敢變亂處惟就中添考德一教是乃益重成法者又何名爲變亂哉

總說



天下之治安由於人才人才之造成由於學校學校者  
作人之所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六儀  
王制鄉學教民取士之法總於司徒國學教國子民俊  
及取賢才之法掌於樂正蓋大司徒主於教民而鄉學  
教民之責分任於比閭族黨州鄉之官此鄉學所由起  
也大樂正教國子民俊師氏保氏亦教國子此國學所  
由起也後世制度雖與周異而設鄉教國猶存其遺意  
所大不及者無其人耳果悉心訪求卑詞敦請備禮延  
聘不役之以職事不臨之以上官隆其禮貌之尊專其

合意編三

三

黜陟弟子之權如宋明諸大儒而分任之自然有成德  
達材之彥可備國家使令矣按學校之道胡子程子  
朱子備矣剩夫先生深有味乎程制及朱子德行之科  
之旨立考德一教正是就後世制度能合先王教士之  
意者但各州縣教官安能處處實心教士恐中正九品  
之弊不免於請託名譽之私惟當以太學省郡學爲急  
倘有十數大儒在太學及省郡學如胡安定許魯齋之  
職太學胡安定之教蘇湖則人心風動士習自變矣安  
得有心世道者實心舉行哉按程伯子爲晉城令學  
校凡六十餘所凡一切兒童所習書皆手爲句讀遍召

諸父老咨訪民瘼邑人戴之如二天程伯子爲宰如是  
教民爲善今世立制果能如程伯子所言擇學業大明  
德義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爲郡守  
州牧邑令者又能依程伯子所行多立鄉校慎擇賢師  
以教之則窮鄉僻壤之人皆知孝弟謹信禮義之當勉  
將人才日盛風俗日淳王道洵可復矣



合意編四

由後世田賦能合先王井田之意

三代聖王之制自公侯至農夫皆有田以養生直於萬物一體之中有等級隆殺之數此非人爲也蓋原上天生人之本而推行之耳天下之人皆天地所生卽皆有土之可耕有穀之可養德厚者養豐德薄者養嗇一定之分如是三代聖王卽體天意而爲之制是以有多寡之分而無無土無穀之人何其廣博而詳密也若天一下有無土無穀之人是旣生之而又饑餓之豈天意哉自秦漢以來井田廢相沿二千餘年無土無穀之人饑餓

合意編四

三

切身無所控訴仁人君子徒抱惻隱良可嘆已張子曰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朱子曰卒而規之並起怨心則生紛亂由張子之言觀之以爲井田無時不可行由朱子之言觀之以爲井田必待其時然後可行然則當成平無事人民繁庶田地久定之時井田其竟難行矣乎夫井田之制難遽復矣而井田之意未始不可師也仁人君子所最惻隱者惟此無土無穀之人平時分鄉分里分圖分甲將此等人籍記而時察之豐年使自食其力遇有水旱則以所貯米穀按戶計口而給雖不能使人人有田而亦

可以免於流離逃亡之苦不至有羣聚爲盜之患矣

一里甲

縣有大小戶有多寡如三萬戶是中小縣也分三十里每里千戶里分十圖每圖百戶圖分十甲每甲十戶田多者居前田不多不少者次之田少者又次之又少者又次之極少者又次之無田者又次之無田者又分三等無田有資本者次極少者後無田而資本少者次之無田無資本者又次之田數令本人自註如以多作少日後查出或被告犯以漏稅治罪里以姓分姓以宗分如王姓者某宗王某宗王或以地名或以官名或以鄉

合意編四

五

名各爲一宗別書於田數之後同宗者不許占二里一人不許分兩戶三戶如諱一戶號一戶及詭名寄代之

類查出以犯法治罪如此分叙明白爲監司守

上官不能遍記

附郭縣當留心餘縣當記其大數

令者時時省閱則民之貧富了然在

目而無田無資之民不忍一日忘于心矣

一排門

縣城中分九舖中爲城中舖周圍四正四隅八舖城外及四鄉分四正四隅八鄉一鄉又分幾村幾庄每村每庄書明戶口數目每舖每鄉一千七百六十五戶一舖一鄉分爲十八總甲每總甲百戶末總甲六十五戶總



甲分爲十小甲每小甲十戶每戶註明大小口數田畝商賈工業其田畝多少資本豐嗇有無仍照里甲冊註明至於總甲數目亦不可拘蓋里甲冊可一定整齊排門冊規模如是而數目不可拘者以民居各村庄不能畫一定之數或在此或在彼或數多或數少當隨其地而行之小甲長擇十戶中賢者爲之總甲長擇百戶中賢者爲之舖長鄉長正副二人擇一千七百六十五戶賢者爲之稱以鄉老與以夏楚使講鄉規十六條立中善惡兩簿紀明以示勸懲有修行者言之令以賞之不悛者言之令以刑之呂新吾實政錄金閭齋求志篇

合意編四

壹

保甲法皆可行全在守令實心訓道仁聲仁政深入民心安靜行之一如無事絕不煩擾方順民情暇時親行村莊與父老款接問民疾苦教民孝弟節儉如明道先生宰晉城法民以事至邑者問舖鄉長副勤力教訓否如橫渠先生宰雲巖法久之自知各鄉舖村莊民數多少有幾大姓某可與爲善某把持地方風俗美惡了然心目而政可行矣 一說不必分八舖八鄉總甲小甲等名卽照原設舖鄉寫明各村莊居民居民田民業挨次編集無有遺漏擇正副二長如法訓道守令勤勤親行

訪問

一魚鱗

田畝原有高下肥瘠就各村莊立式每村莊載明肥田若干頃畝瘠田若干頃畝山水溝洫上下經行之路東西南北四至界址無不具載自東而南而西而北依里數挨次寫明並繪四正四隅八圖一鄉有若干村莊若干田畝一村一莊爲一小圖合數村莊爲一鄉大圖合八鄉爲一縣大圖守令須親省視水道阻塞者通之耕耘怠惰者教之諄諄懇懇訪察勉勵則各村莊之收穫豐嗇可了然大姓富民所收穫亦了然矣造冊繪圖紙筆之費守令自給

合意編四

五

一勤儉

牧民之政在勤苦以開衣食之原儉樸以存水旱之備勤苦耕織具見于朱子勸農文如深耕多糞早種拔草萊種豆麥修陂塘勤蠶織七條教民勤力趨時親行郊野巡察戒諭則農桑得利衣食有原矣至於儉樸之法尤當講求食米亦須有節小口日食七合須二石四斗大口日食升半須五石四斗八口之家大小各半須米三十一石二斗再加節省可少五六石一年之食如此衣止布素所費有限農夫小民無大奢用處弊在紳士家過于侈靡此當諄復勸戒如世俗紛華聲妓宴遊豐



食美衣車馬僕婢之繁一切禁止婚喪儀文奢靡之習一概力從樸實務使家有餘財廩有餘粟方能捐其有餘以濟貧困此足食根本之計牧民者當以誠心苦口開道之

### 一官倉

常平義倉係在官者守令當實心奉行斂散以時糴糶平允方能濟民

### 一社倉

社倉係在民者按朱子集社倉有三法一社倉本領干上官如五夫倉長灘倉是也一社倉本捐於大姓如金

### 合意編四

毛

華倉南城倉是也一社倉本捐於官如光澤倉是也領於上官者恐有稽查之擾吏胥之費頗不便於民捐於大姓者善矣但責一、二家出數千數百石穀必有力而篤於爲善者方能之恐不可多得之流輩中也捐於官者更善矣但責以官中無碍之銀米亦難得此數千數百石之穀且止可立一、二倉而萬不能及一邑之眾也法莫良於合官與大姓而一之一縣以八鄉爲率各立一倉官捐二三百石以爲之倡一鄉大姓富民此在平日知之有餘者取審出穀勸令出百石或五六十石一鄉得十餘人好善者邀天之庇三年無水旱之災則一鄉可得穀三四

千石而社倉成矣若在城九舖大縣立九倉中縣立五倉小縣立三倉亦如鄉社倉之法穀石多寡隨戶口而定數可耳此法之設必職之鄉人士君子而不職之以官吏必行之以惻恒慈愛之誠心而不行之以聚斂嚴急之苛意故其事必以得人爲要也尤有說焉社倉之法惟賴篤行好古之君子有恫瘝一體之心有深謀遠慮之識而其行之也又必自近始一家之中婚喪吉凶上下衣食之用必有節制稍畱贏餘以備不虞則家有家倉焉一族之中務勸諭以休戚相關患難疾病有無相通之至意感動有力者於鄉倉外另立一倉以贍一

族之貧困者則族有族倉焉一莊之中亦如是勸諭感動有力者於鄉倉外另立一倉以贍一莊之貧困者則莊有莊倉焉由家而族而莊而鄉而舖皆有倉統名曰一縣社倉人人爲善家家盈寧積之之久詩所云千倉萬箱之慶記所云三年六年九年之蓄或可庶幾乎是故茲法之行以法令治之而不足以賢守令感動之而有餘自立於冰清玉潔食粗衣素一塵不染之地而又愛百姓如妻子視官事如家事凡邑中一切無碍之規例悉以爲捐資買穀之倡凡大姓富民須臾切誨諭收千石者勸其損百分之二三收二千石以至收萬石者



類推之不爲限數須聽樂輸毋事強勒不假吏役之手不用追呼之類而使紳士庶民之天良發動血脈貫通斯可有令行禁止之效信乎爲政在得人之不誣也嗟乎爲守令者受君上爵祿之榮委任之重不以郡縣之所出還以養郡縣之民而徒私囊橐以肥不肖之子孫爲紳士大姓富民者享祖宗之厚積不以周族黨鄉里之貧困而徒供不肖子孫肥馬輕裘損志益過之資不數傳而消散無何有如光澤令張訢金華潘叔度南城吳伸吳倫諸公乘時位之有爲損家貲之餘分以收殘黎以賙族里無愧於士君子之行乎有志者亦可恍然

合意編四

堯

而自醒矣 或問有鄉倉又有莊倉族倉不亦贅乎曰莊倉族倉穀少特補鄉倉之不足小旱澇即用此倉且恐莊族不能皆有倉必以鄉倉爲主 多爲社倉之法不可以功令行使縣縣以法行之守令不仁反爲地方之害黃東發言廣德社倉之弊卽是此意大抵立一善法必待賢者始能行之故貴養賢教士云 或問勸輸之法恐不能多得穀不得已酌行捐納不背於理者朱子救荒亦行此曰施之救荒則可用之社倉則有貽累蓋救荒則賑濟而已社倉存留上司稽查官吏主之非鄉士出納之本意矣

一 卹孤窮殘獨

此項窮民守令當親身省驗責之族黨親戚使無失所此族倉莊倉斷不可不設非苟然也若無可依者官爲給食

一 救荒

救荒無奇策講求周禮荒政十二條散利薄征緩刑弛役舍禁去幾胥禮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除盜賊盡誠盡制而謹行之又如富文忠救青州趙清獻救越州朱子救浙東其法具在可考而行大抵捐歲額以蘇困發公廩公帑以賑饑勸富民出私積以賙窮

或給告身冠帶品級以示

合意編四

罕

憂移粟以救急爲粥以甦餓李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

如此數條實有益於民在奉行得人耳平時下戶原有籍可稽今按籍再查一番使民得實惠益信三冊素明多設社倉之大有濟矣救荒要先事積穀臨時頗難著手南方水道可以招商北方旱路忽遇大災米穀難有運費價多道塗梗塞束手無措危哉危哉有心愛民者應有遠慮焉 或問多設社倉皆捐于民不無煩擾周禮遣人委積之政君實爲之若捐于上當更善也曰捐于上者多擾民不自便漢唐宋明賢君果能于各縣每年置穀千餘石竟似捐賑一般使賢士大夫掌之擇數



老成人輔之如陳幾亭鄉邦利弊考法人情治浹斂散得宜每石止收耗四五升守令絕不稽查吏胥不得與事並無費用等項積至三十年之通有數萬石兼以常平義倉一邑中積穀十餘萬石處處皆然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是卽甫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之意養民善政良可經久而卒無有行者亦可思其故矣或問守令不稽查得毋有侵蝕弊乎曰得人如幾亭前輩自無此患或年老有病於同事中推賢者掌之交代清楚與聞于邑令可耳五夫倉所請諸君子皆與聞於守令而守令不主其事洵可法云

合意編四

里

總說

先王井田之制不能驟復爲之哀多益寡廣行社倉以通其意而必先之以里甲排門魚鱗者何也張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術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井田之經界不可復矣牧民者若不知民數之多寡戶口之貧富田畝之肥瘠雖欲哀益之其道何由里甲之冊由來已久其中混擾不清書吏奸詐任意飛酒弊竇萬端若不徹底澄清則民數田數終無實據故先之以里甲焉排門冊卽周禮伍兩卒旅比閭族黨之制保甲之綱目實基於此魚鱗冊卽周禮辨野土上中下

地之制遂溝洫澮水道之通塞實紀于此不但定其制度而已須守令親履其地沿莊村田畔挨次巡行相其道路識其居址與父老子弟常常接見訓告方能熟習戶口淳漓田畝高下情形而條教號令有所施行因勸之自行節儉存耕三餘一之法以備水旱又勸之隣里相保稍分其百分之餘以爲社倉之本全在誠心感動使其義理明白良心發見人人知賢守令淡泊清苦捐奉倡先一片婆心是爲地方愛養窮民我輩安可不樂輸以應人情如此自有端緒可理故必賢才久任一年而誠意感孚三年而規模畧定五年而成治功矣迨由

合意編四

聖

家而族莊鄉舖倉徧一邑則周禮遺人鄉里門閭郊里野鄙縣都皆有委積以待施惠之制可復見焉豈偶然哉 三冊之法里甲排門二冊以人爲經以田爲緯則民之貧富善惡風俗之淳漓時時在心有賞罰政教之用焉魚鱗冊以田爲經以人爲緯則田數之多寡田土之肥瘠田利之盈縮時時在心有因地制宜之用焉凡保甲之法彰瘴之典力役之征水利救荒經界射獵等事皆從此三冊田圖而出具有無限妙用惟有識者用心精之安靜行之方知其條理脈絡耳 王制曰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如一縣東西五十里



南北七十里爲方十里者三十五每方十里爲田九百頃百畝曰頃共田三萬一千五百頃方數應如此若寬窄尖

斜奇零不等又須折筭始盡實數以王制山川林麓城

郭邱陵墳墓溝洫三分去一之法規之爲田二萬一千

頃此其大畧類推可知卽以二萬一千頃言之每頃收

穀二百石共穀四百二十萬石若田太高則少水太低

則多水決不能盡是每頃二百石之田以禹貢上中下

三壤分之次第而減上田每頃二百石中田每頃一百

五十石下田每頃一百石上田七千頃穀一百四十萬

石中田七千頃穀一百零五萬石下田七千頃穀七十

合意編四

聖

萬石共穀三百一十五萬石或高則砂石窪則水澤斷

不能足此穀數大畧所收五六七分不等耳以一縣三

萬戶言之每戶八口共二十四萬口大口一年食穀十

石小口一年食穀五石大口一十六萬食穀一百六十

萬石小口八萬食穀四十萬石又有租賦喪祭交際用

度之類必十分豐收方能有餘五六七分收則有食乏

用再少則食用不足况大家多收彼無田無資之民何

以聊生乎牧民者謹記民數穀數與多寡有無之數而

深念之則愛民之心勃然自不能已矣 張宣公官廩

西時命閭井各推耆宿使爲鄉老授以夏楚使以所下

條教訓厲其子弟不變然後言之有司而加刑法焉程  
伯子爲晉城令多設鄉校親行視教者善否訓誡百姓  
後人倣而行之必定排門冊方有紀律邑令親行按冊  
稽查其行誼生業諄諄訓誨又平日使鄉老書其善者  
惡者以告至是親加勸懲其學行過人者延之學校以  
教後生試之事變以觀才能而特薦之 按守令牧民  
須考周禮蒐苗獮狩制度當農畢時齊村莊壯勇者教  
以孝弟忠信之道務農講武之法如蒐辨鼓鐸鑿鑿苗  
辨號名獮辨旗物狩兼辨夫三者與夫坐作進退疾徐  
疏數之方使目熟於旌旗耳熟于號令心知將帥之意  
指身守將帥之紀律于田獵殺獸習熟之一旦用之行  
陣應敵勦寇則不至手足忙亂心膽怵慄矣平日親行  
村莊時必講尊尊親親道理使知大義如朱子教射法  
務期及等擇其有材勇者籍記之以備薦用是亦古人  
射獵教民之遺意也夫



合意編五

由後世郡縣能合先王封建之意

封建之說先儒不一其論柳子厚以封建爲非胡明仲輩破之以封建爲是當以朱子爲準朱子曰封建井田乃聖王之制公天下之法豈敢以爲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設使強做得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此等事未須深論他日讀書多歷事久當自見之又曰居今之世若欲盡除今法行古之政則未見其利而徒有煩擾之弊又事體重大阻格處多決然難行要之只因祖宗之法而精擇其人亦足以治只是

合意編五

望

要擇人范淳夫唐鑑其論亦如此以爲因今郡縣足以爲治某少時常鄙之以爲苟簡因循之論以今觀之信然按朱子古史餘論七末段所云雜建於郡縣之間井田類說高帝初定天下一段所云以口數占田爲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似以封建井田行之有法有時非一意強行者而此二段直以難行斷之蓋可行者論其理亦必俟時而後可爲難行古政者欲就今法度中整理而有以得其意也有志者當知所審矣

一擇人

朱子曰令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

無事何患不得人又曰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其餘職  
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  
恢恢有餘地方可又曰監司薦人後犯贓犯罪須與鐫  
三五資按宋史太宗每選官一命以上必召對便殿親  
與語以觀其能稱旨越次賞送中書詳審履歷尤重守  
令詔諸道轉運使畢舉所部有治績者以名聞召對增  
秩不職者汰之太宗明察慎于用人甚不可及然必如  
朱子三條乃合舉爾所知之意守令民命所關治道根  
本實由於此難遽得許多賢士分布天下平日教士之  
道以程伯子學校養賢二劄子爲主必至三五年後方  
有人可用若其始則須薦舉朱子三條其至當者耳  
一久任丁憂復任

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孔子曰善人教民七  
年亦可以卽戎矣由此觀之得賢能而使之爲守令非  
久任不能成功也漢世循吏獨盛先重擇人次及久任  
郭伋在并州十年衛颯在桂陽亦十年雖遲速不同未  
有一二年卽遷官者惟定爲制度寧多于九年七年之  
外無少於九年七年之中使其人得行其志盡其才一  
郡一縣民安其生政循其理有尊君親上之心有奉禮  
守法之美愚者安於田畝智者進於教化鄰里相保州



邑相維不啻如大小國之救災恤患焉卽有丁憂離任者並不選官只命鄰縣代署或府佐候選官代攝其人服闋依舊復任以滿九年七年之數果治績著聞歌頌載道郡守遷監司縣令遷郡守亦可卽不離任郡守加卿貳輔弼之職縣令加侍從風憲之職仍治本官亦可蓋其人而果賢焉志在學道之得行而官之崇卑非所計也志在民生之得遂而祿之厚薄非所問也志在治功之追美古昔以驗其抱負之大小可無愧於聖賢之明訓而外來之勢分非其所留意也若或以年老或以疾病致政而歸朝廷當優禮之尊顯之使後來者奉爲

合意編五

畢

師表則繼繼繩繩一郡一縣之民永底于乂安矣推而廣之在在如是則聖王封建之至意豈不可見於後世哉

一郡轄五六縣

郡轄五六縣則太守易於詳察照管得到

一監司貴得其人

監司得其人則尊卑一心政事通行不然難免掣肘之患矣後世監司卽古方伯之職縱不能得如周公召公君陳畢公其人者亦須有如狄梁公宋廣平韓魏公范文正公李忠定趙忠簡諸賢方能明見一方民生利弊

官職賢否此姚崇所以擇十道使范富天章閣所奏必以擇監司爲亟亟也

一重守令之權

守令自宜奉監司之命尊卑之分然也若守令所行者當而監司阻撓不肯申奏許守令竟自申六部都察院則權有所分而監司不得肆行矣

一居官仁民

說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西銘曰民吾同胞物

合意編五

吳

吾與也人君承上天仁民之心命監司守令分任仁民之責爲監司守令者自宜體此意以撫恤爲本已飽煖而民饑寒已有安居樂業之資而民有愁苦流離之患清夜自思得毋有大不忍於心者乎是以居官者必爲之勸農桑治水利勉節儉務蓄積宣教化禮賢士去弊政之害民者懲奸吏之剝民者寓撫字於催科之中行欽恤于刑罰之際此心惻怛慈愛之誠時時流露視百姓如吾子視官事如家事期致一省一郡一邑于安全而常懷不能全安之慮與爲始終則居官之本得矣

一清監司守令之廉



爲監司守令者以清操爲本朝廷厚奉祿以養其廉使無仰事俯育之累而又勸諭之無剝民以自肥則有志者爭自勉勵矣更立一法凡居官者自書田畝若干於履歷之中若是家口繁多量有所增亦治家正道若富至巨萬十萬以上非貪而何亦法有當飭者如有居官清廉貧不自給者朝廷命地方官時加存問歲致米數十石酒醴布帛以養之尊其官爵以隆之贍其子孫以嗣之則有志者又知所勸懲矣須常申飭曉諭使讀書士子軍民人等皆知廉吏之可敬貪吏之可恥庶幾士風得正而人才倍出也

合意編五

吳

總說

嗚呼吏治之道重矣哉吏治者王道之所關必有天德方可與于王道是故講求吏治者必深潛於聖學由聖學而發爲吏治斯爲明體達用之真才其惟宋朝諸大賢爲能當此乎言乎其爲監司者如朱子之安撫長沙提刑浙東張宣公之經畧廣西按撫湖北言乎其爲郡守者如朱子之涖南康漳州張宣公之涖嚴州黃文肅之涖漢陽安慶言乎其爲縣令者如程伯子之宰晉城扶溝張明公之宰雲巖其見于本傳之所記載與夫諸先儒之所撰述使當時君相進而用之得行其學雖周

公治魯太公治齊當不過是而惜乎不久于其位也嗚呼大聖大賢名世之才固越數百年而一見此關乎運會使然非可強求者自聖賢而下救時之材恤民之吏代有其人而亦可爲社稷民人之寄在漢則有朱邑之慈愛召信臣杜詩之勤勞龔遂之撫綏文翁之教化孔奮之清廉郭伋張堪之武勇尹翁歸之明察任延之下士卓茂之寬大吳祐之身教丞丞盛矣在唐則有韋景駿之興學韓思復貞半干之開倉賑飢蕭復之勸農均賦在宋則有李允則之知閭里隱情撫士得死力陳希亮之習兵治水富弼趙抃之救荒薛季宣之修保伍輸

合意編五

五

邊米營淮田唐宋吏治雖不及漢而可用之俊乂史所記者亦不下數十人果能用盡其才以風勵士心人才自然倍出當時君相見不及此是以傳於後僅寥寥指數良可嘆已嗚呼天生人才自足供一代之用在上者能盡作人之法如程伯子養賢學校二劄子實實舉行積至三五年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各成其德各達其材量其所長授以職任或爲監司或爲守令責之以久任行之以仁廉室家既足禮教可興使民仁義忠信之念存于本心孝弟廉恥之行見于日用遵國家之法度守鄉里之規條百姓以寧邦本以固先王封建



之意或者其有合乎

合意編五

垂



